

中國文藝年鑑

第一輯 廿四年度中國文壇考察

楊晉華

一〇

動亂中的中國社會.....	(一)	文人相輕的爭持.....	(四二)
經濟生活.....	(一)	三戶和三家的混罵.....	(四五)
政治生活.....	(四)	「言志」、「載道」與「方巾氣」.....	(五一)
文化生活.....	(六)	本年度的文藝主潮.....	(五四)
本年度的文壇動態.....	(九)	手頭字的採行.....	(五四)
本年度的文藝論戰.....	(一四)	拉丁化的實踐.....	(五五)
語文改革的論爭.....	(一六)	通俗化的擴大.....	(五六)
文學遺產的論爭.....	(一七)	科學小品的再度嘗試.....	(五六)
類文題題的爭論.....	(二二)	生活傳記的蓬勃一時.....	(五八)
題材與主題的爭論.....	(二八)	速寫的流行.....	(五八)
論批評與罵的爭論.....	(二六)	報告文學的滋生.....	(六〇)

反帝情緒的高漲 (六〇)

幾篇災情的描寫 (六一)

軍事寫生的更高展開 (六二)

失業描寫繼續產生 (六二)

社會小諷刺 (六三)

流氓生活 (六三)

整理和介紹的工程 (六三)

翻印古書 (六六)

今後的展望 (六六)

幾種文藝雜誌 (六八)

本年度的死亡作家 (七九)

曾孟樸 (七九)

第一輯廿四年度的中國文藝理論

文藝作品底價值問題 (一三七)

方瑋德 (七九)

一年來的中國文學界 (八〇)

伍蠡甫 (八〇)

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回顧 (九六)

立波 (九六)

一九三五年中國文藝界 (一〇)

左衣夢 (一〇)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 (一一一)

葉穎士 (一一一)

一九三五年之中國劇壇 (一二一)

路維嘉 (一二一)

少問 (一三七)

原

书

缺

页

度的中國文壇考察

楊晉豪

度的中國文壇，是在整個社會的動亂之中逗引着未來的火花！

爲現實之鏡的中國文藝，包含在這更遞的社會生活之中，是在勃動着，——雖然我們有看見領導作用的偉大表現而只把捉住了時代的尾巴。

如何瞭解最近的中國文藝界，那末，請先來考察：

動亂中的中國社會

在本年度中，中國社會之中的各種矛盾，表現得愈益深刻，而導始着轉劇的變化——雖在表面上似在麻痺的狀態中衰疲地消沉着。城鄉經濟的崩潰，已經達於無可挽救的地步；內政外交的失措，幾乎至於一蹶不振的狀態；思想文化的紊亂，診斷着時代末運的痼疾；而在一般的影響上，却給予前進勢力的領導時機，——雖然他們在主觀的力量上，還表現着薄弱。

現在且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三方面來加以一番簡略的追溯：

經濟生活 「在這一年中，我國農村經濟之貧乏與頹弊，農村金融之緊迫與枯竭，達於極點，遠過都市經濟的情形百倍。更加上南北各地的始而大旱災，繼而大水災，愈使廣大的農田毀滅，農舍漂失，成千成萬的農民飢餓死亡，造成中國農村經濟最慘烈的浩劫。在今年度中，農業恐慌依然是中國國民經濟凋憊的最基本之點。」

「除此之外，今年度的中國經濟之客觀環境，仍是一個國際風雲緊急，外侮頻仍的最惡之境遇。自年初以來，中國全部的經濟狀況，即繼續着九一八事變以還的外侮的威脅，極定。尤其是華北，在外交軍事的連續不斷的事變之中，經濟生活，最不安寧，經濟發日趨衰落。惟在此經濟日臻頽廪，境遇日趨惡劣的局勢中，有一件特別值得注意的事，在中國市場爭奪戰上，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愈益尖銳化。以軍事行動獲得勝利的是積極的在實現其獨占全華的企圖，一方面憑恃其武力而逐漸由華北向華南與華他方面則在中日關係好轉的美名下，高樹其中日經濟提攜的旗幟；從事市場的以阻止英美的對華發展。像這樣利用軍事外交與經濟侵略的剛柔並進之雙管了莫大的成功和勝利。在今年度中，日貨對華輸入的猛進，與日本在華工

業之興盛，即由於此。」

這當然是對於英美在次殖民地經濟利益的一個打擊。于是，美國便用提高銀價以謀爭取中國的市場，而英國則率先派遣其經濟首席顧問羅斯爵士來華，從事中英關係的調整，策動中國在某形式之下，參加英鎊集團，藉以連結中英的經濟關係，而保障其在華之既得權利。

「這樣一來，英美日三強對於中國市場問題之角逐，乃益形劇烈，彼此皆欲啖此一塊肥肉，因此中國經濟純粹殖民地化之危機亦愈趨迫切。是故今年這一年，不僅是一個經濟恐慌之年。而且還是危機四伏之年。」于是乎我國政府就實施種種方策，以謀渡過此一難關。

「其最主要者，就是：第一，救濟白銀恐慌，實行征收白銀出口稅與平衡稅，並禁運白銀出口；第二，消弭金融風潮，改組中央中交三國家銀行，奠定金融基礎，並整理各不穩銀行，實行信用放款；第三，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挽救國家與民族的危亡；第四，改革幣制，管理通貨，規定法幣，禁用現銀，使中國的貨幣相當的脫離白銀之羈絆，輕減白銀恐慌的影響。」這種計畫是否足以挽救中國的經濟，都還要等待事實的證明。（見漆琪生：一年來的中國經濟）。

課題；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已經在歐洲的一角燃燒起來了。」

『雖然，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政治關係，在本質上，却具有許多和過去不同的特點。這是說，一九三四年的國際政治，是以同盟外交為基礎；而今日的列強關係，則是漸漸以集體競爭為立場。同盟外交之不易建立，是表現着帝國主義的競爭形勢，已經連最低的團結也不可能；集體保障基礎之鞏固，則反映出社會主義外交影響之日益擴大。由於這種國際關係基礎之分野，使我們了解到今年的國際政治關係之異於去年；使我們認識到帝國主義內部的競爭比重，是已一天天地強化起來。』

『不過，近一年來的國際政治關係，依然還是和去年一樣，「沿着兩條路線進行着。一條是在歐洲，另外一條是在東方以至太平洋一帶。」這兩條路線雖然是各別進行；但其結果却是互相影響，互相聯繫。』

由於各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的企圖，以致促成了德國希特勒政府的拾頭，撕毀了凡爾賽條約，而破壞了歐洲列強的均勢，同時，展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方的勢力，摧毀了華盛頓公約，而增加了遠東戰事的危機。

於是，首先爆發了法西斯蒂意大利侵奪阿比西尼亞的戰鬥；接着發生了日帝國主義奴化華北的運動。

這種情形，使得整個世界的政治關係，漸漸地走上了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是以蘇聯為綜合的系統，以蘇聯為中心骨幹的反對戰爭集團；而另一方面則為以德、日、意這些冒險主義者為支柱，以奧匈為附庸的戰爭組合之鬭爭。」

中國在這種事態之中，在政治上受到什麼影響呢？主要的是：在敦睦邦交的日本水鳥外交之下，使中國更趨於殖民地化。華北政權已經在漢奸的推動之下，落入他人的掌握之中；華中和華南這一張桑葉的部份，也早被那蠶蟲的毛足所抓住而對準在口頭；在同時，其他帝國主義者想瓜分中國的意念，也越益急進。而在中國內部則因此而劃分了對立的兩個集團：一是希望在侵略者的憚懼之下以求得部份領土的保存，一是主張剷除帝國主義的勢力而出之以堅決的一戰；一則在朝，一則在野。顯然地，後者的影響已經遍及於大眾，而成為大眾爭取生存的靈魂了，——雖然在表面上，在屈抑的境遇下似乎還是潛伏着。在年底，人民大眾的廣泛的救國運動，便是在動搖的民族基礎之下，人民大眾民族精神抬頭的表現（參看會建屏：一年來的國際政治關係）。

文化生活

在這殖民地化的中國半封建的社會中，由於政治意識的紛歧，而形成了混亂

龐雜的這一年度的中國文化界。但在其中，我們却很顯著地歸納出幾種主要的流派，而且可以估計出他們對於大眾影響勢力的程度。

代表封建勢力的，有「讀經」和「存文」的復古運動。讀經發源於廣東，該省的當局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其所謂「理由」，便是：「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存文」發源於上海，由江亢虎、胡樸安等組織「存文會」，其「宗旨及工作」：「一，本會專以保存漢字保存文言為目的，聯合同志努力邁進。一，本會認注音為識字符號，如字母反切之用，但反對以之替代漢字；認白話為學文階梯，有啓蒙通俗之功，但反對因而廢棄文言。一，本會主張以羣經正史諸子百家乃國文最高之標準。」

這是一種反常的表現。他們因為感覺得青年大眾的危險思想和改革運動對於他們的威脅，因此主張讀忠孝仁義的經書，而存豆腐干相的漢文，以養成青年大眾的奴性，並束縛青年大眾的思想。

可是這迴光反照，却也遭遇到了相當的反抗，有許多刊物和雜誌還出專號來清算這一種

傳統思想，而使他們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發動於在朝當道的，有上海十教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其基本精神是主張文化建設須合乎「此時此地」的需要。但究竟甚麼是「此時此地」所需要的文化準則，却並未明白提及。因此有人把它強調為有「中學為體」的精神。

反對它的，有胡適之等的「全盤西化」論者，認為中國的文化，應該充份地世界化。也有些人是贊成它的原則，可是不知道在這悶葫蘆裏賣些什麼藥，所以在表示着疑惑。

如果進一層去探測它的本質，那末就可以發見這無非是中國新興資產者之思想的表現。他們把中國圈出了世界的範疇，反對西化，也反對復古，而又不主張大眾文化的擴大。結果，終於對於一般大眾毫無關涉和影響。

比較能夠代表大眾要求的，有文學社等所發表的「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他們主張用大眾的力量來促成文化的維新。他們反對復古，也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說：

「我們相信復古運動是不會有前途的。假如讀經可以救國，那末，「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假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可以救國，那末，李鴻章和張之洞早已

成了大功了。時勢已推演到這個地步，而突然有這種反動現象發生，我們雖然明白其原因並不簡單，但不能不對這種庸妄的呼號，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促其反省。不錯，中國民族必須有自信心，信賴我們的自立的能力；我們不願作帝國主義的奴隸，我們要從現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掙扎出來，我們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業。但這一切，並不是憧憬於過去的光榮就可以成功的。一切破落戶捧着廢址上的殘磚碎瓦，以為這就可以重建樓台，誰都知道只是一個愚妄的夢想！

『我們以為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維新」的路上走去，再沒有別的辦法了！』

『同時，我們相信民族自救的責任不是少數人所能担负的，必須大眾來通力合作。怎樣普及知識於大眾，是今日最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對於改革漢字的運動覺得是必要的。』

這是在現階段帝國主義者環攻中的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推進大眾文化的公開的表現，雖然這只是有限度的原則上的意見，可是却說出了大眾的要求。在這一年度中，適合於大眾需要的讀物之蓬勃，原不是偶然的。

本年度的文壇動態

像這樣，經濟崩潰，政治紛亂，而文化混雜的中國現社會，它所反映於本年度文壇上的，應該是多麼地偉大璀璨！可是，事實上，却因為經濟上的商品制度，政治上的威脅勢力，和文化上的統制政策，以致對於本年度的文壇，加上了無上的鍊鎖和阻撓，而所表現出來的成績，却不能像吾人所理想的估計。

在出版物的數量上，據一平在「民國二十四年出版界回顧」中說，這一年出版物的分類統計是：

類別	種數	價值	百分比%
總數	四六	三六·六五	•九五
哲學宗教類	一〇七	八七·一六	•二七
社會科學類	六〇二	六三〇·一四	一六·四〇
語文學	一三三	一二五·一一	二·九九
自然科學	一七〇	一六八·九九	四·三九

應用技術

二七三

三八六・五七

一〇・〇六

藝術

一四六

一五八・二四

四・一二

文學

三六四

二九一・八四

七・五九

史地

二八二

二六七・七二

六・九七

兒童讀物

一二一

三七・六三

九八

大部古書

一七

一六六三・三〇（預約價）

四三・二八

總計

二二六一

三八四三・三五

一〇〇・〇〇%

「看了上表的總計一項，簡直不能相信，去年出版界一年的努力，僅只有二千餘種的出版物，全部價格連大部的古書在內，僅只三四千元。希特勒的德國雖經盡力的壓制輿論，出版的統計數字正在一年年的跌落，但出版物的數量，還在二萬種以上。

「上表是去年的初版新書，重版書不在內，還有教科書也除外。大部的古書概依預約價第一期整付和平裝的價目計算，就是依最低的價格。但這大部古書的一項內仍佔全體百分之四三・二八，假如出版業所出的書籍，視作讀者們對文化事業的投資，那末我們出版界的吸收游資的着眼點，是在翻印古書了。」

『雜誌刊物在二十四年初是順着雜誌年的餘波，在所謂「第二雜誌年」的口號之下，總算掙扎了些時，終於跟着二十四年而衰落。雜色刊物被淘汰了，剩下依然是雜誌年以前的有學術和社會價值的刊物，另一些是有着津貼的機關刊物。這使幽默派的三大刊物也會倒去其一，一個專營雜誌業的老闆也改營畫書，但仍是終於生「病」「退職」了。

『據說去年是「小報年」，但我們僅看到不多幾種編得較以前進步些的小報而已。』

這個報告，一方面，是顯示了朝政的束縛，使得大眾所需要吞噬的讀物，缺少露面的餘地；而同時，在五卅以前時代的那些為資產階級呼號的作品，已為大眾所吐棄；結果，以至於形成了出版物的縮減狀態。他一方面，是顯示了讀者購買力的再度衰退，使他們越益缺乏購備精神糧食的力量，而至影響於新出書籍的滯銷停頓。但這却正扼住了出版家的咽喉，是送他們的屍體的荒廓；他們有見乎這一種危機，因此利用了統治者的明倡、默示，借了續經復古與接受遺產之名，把那沒有版權的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一批一批地翻印出來販賣給讀者，以節省他們的成本，剝蝕讀者的經濟，同時也為統治者獻了惑亂讀者意識的功績。

這種事實，在一般缺乏投機能力而又小規模的書業，就感到了窘迫。沒有能力去大規模地翻印古書，而又沒有膽量去迎頭出版大眾需要的讀物，於是，結果就再無法維持了。

第一個受到這影響的，便是在文化界的歷史並不淺短的光華書局，因了老板拖債太多，無從清償，結果在今年春底關門大吉，出盤給他人，改名大光書局，只把舊書打三四折出售，抵債，不出新書。

接着，在新書業中曾經嶄露頭角的現代書局，又因積欠房租和工部局的捐稅以及印刷等費，突在十二月二日為第一區地方法院所封閉，並且還波及隣近不少的出版社。

其次，影響於刊物方面的，即以文藝雜誌而論，施蟄存所主辦的文飯小品，因了經濟上無力維持，出到六期宣告停刊。戴望舒所主編的現代詩風，只出了一期，便不繼續了。陳望道所主編的太白，因了生活書店改變出版計畫，僅出盡了二卷。鄭君平所主編的新小說，因了良友圖書公司的緊縮，也只出了八九本。林語堂所主編的人間世，接着在年底停刊了。此外雜誌夭折的，不能列舉。

書業如此地極度不景氣，根本原因是為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由於經濟上的侵壓，而使中國的農村破產，民族資本衰落，以至國民經濟枯竭；由於政治上的侵壓，而使中國的領土喪失，主權消亡，以至民族境域縮小；由於文化上的侵壓，而使思想範圍，言論束縛，以至僅能出靈奴化的讀物。基於民族意識的抗敵作品，爲了「睦隣」而勒令禁止發行，雜誌可

以因爲「開話皇帝」而把編者拘禁；東北的喪失和華北自治政府的成立，又失去了許多出版物銷行的市場；於是乎，作爲全國經濟之一環的書報營業，在這愈益殖民地化的經濟恐慌特別擴大的中國，不景氣的衰疲狀態，更見得顯著了！

可是，這只是傳統文壇之否定的一方面；在它反面，却顯露了一種新的文壇的另一方。這便是通俗形式而前進意識的大衆文化的抬頭。反帝反漢奸以及反封建內容的新趨向，顯然有了巨大的發展。

這種大衆文化的運動，不但僅在理論上放空砲，而且在實踐上也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不但是歷年來「翻譯論爭」，提倡通俗以及語文變革等運動所產生的成果，而且是帝國主義者入於最後階段中，實現生存掙扎之世界攫奪時，以其本身勢力及其附庸的高壓下，大衆爲了爭取生存戰鬪，而要求吸收新文化之意識覺醒的必然產物。已存刊物的改變作風，以及新型雜誌和小型報的叢生，便是這在文壇上的表現。

從中國的社會動態和文壇景象中，來探討這一年度中國文藝界的趨向，那末我們才不至於僅僅看到一點兒浮面，而能更深刻地瞭解它的本質了。